



轻风乍起 著

文匯出版社

无边
相
印

鬼相師

轻风乍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相师 / 轻风乍起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496-0456-2


I. ①鬼… II. ①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3206号

鬼相师

作 者 / 轻风乍起
责任编辑 / 若晨
特约编辑 / 何静妍 杨思宇
封面装帧 /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85千字
印 张 / 20

ISBN 978-7-5496-0456-2
定 价: 32.80元

- 
- 第 1 章 谁遭狰狞鬼上身 \ 001
第 2 章 谁纵赤焰现人间 \ 009
第 3 章 鬼楼魅影月满天 \ 026
第 4 章 无影鬼再逞奸计 \ 040
第 5 章 切腹吞肠白山妖 \ 050
第 6 章 画里香魂古宅深 \ 058
第 7 章 亲手灭杀心上人 \ 071
第 8 章 夜寂校园闻鬼声 \ 077
第 9 章 伤人害命草人术 \ 088
第 10 章 夜半豪宅妖崇生 \ 100
第 11 章 巫毒难敌父女情 \ 109
第 12 章 夜闯鬼村觅毒虫 \ 119
第 13 章 颍城孤魂痴情泪 \ 133
第 14 章 御剑术重现江湖 \ 144
第 15 章 冷月清辉剑光寒 \ 153
第 16 章 古墓幽寒谁栖身 \ 167

- 第 17 章 山村荒野夜惊魂 \ 177
- 第 18 章 九转太虚门中客 \ 187
- 第 19 章 陷鱼腹无奈修仙 \ 205
- 第 20 章 双阳之人难索命 \ 218
- 第 21 章 百年修行为哪般 \ 228
- 第 22 章 纵使长生又如何 \ 243
- 第 23 章 最是狡诈黄大仙 \ 255
- 第 24 章 邪术赢得美人心 \ 263
- 第 25 章 白蛇吐珠侍丹奴 \ 271
- 第 26 章 云鸟兽飞九重天 \ 288
- 第 27 章 噬心虫儿空心蛊 \ 298
- 第 28 章 呼风唤雨醉沉迷 \ 304
- 第 29 章 再无丹田催仙术 \ 313



第1章 谁遭狰狞鬼上身

我是天津市某广告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员，大学毕业几年以来一直过着朝九晚五的普通生活，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刚毕业的时候对生活对工作充满了无限激情，到后来发现了生活的无聊工作的无味后，则开始不断抱怨着生活的平淡，人生的平凡。

年龄的增加令我激情渐退，就在我开始认为我的人生终将碌碌无为，波澜不惊的时候，朋友一次意外的“鬼上身”让我开始机缘巧合地接触到驱鬼捉妖的魔术领域，而且从此在我身边开始发生千奇百怪的鬼怪灵异的各种事情，而且数次险些丢掉了性命，一次次的匪夷所思的危险重重，让我身不由己地踏上了修习道家魔术、降妖捉鬼的奇特历程。

某日下午下班不久，老孙打电话说小路出事儿住院了，我忙问什么病，老孙说他也不太清楚。

我着急慌慌地赶去医院，老孙和小路父母还有小路家的几个邻居都在。病床上的小路直挺挺地躺在那儿，病床旁边的仪器上显示他的心脏跳动狂乱不稳。

小路双眼紧闭，脸上的肌肉扭曲着，透着奇怪的暗青色，从他露出被子的裸露的胳膊上的青色淤痕和脸上扭曲的肌肉来看，他一定经历了异乎寻常的痛苦和挣扎。只是现在被医生注射了镇定药物才得以暂时平静下来。

听老孙说他是被几个邻居用了大力气扭住才送到医院的。

这是怎么了？不像是喝多了撒酒风啊，小路酒量不错，而且酒德很好，虽然喝多了也吐，但却从来也不折腾不闹腾的啊。

望着小路轻轻的痉挛着，我冷汗直冒，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像是被某种神秘力量操控着一样。

小路是独生子，跟父母住一起，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他和我还有老孙，我们

三人是高中同学，平时走动最多。

发生这样的事，小路母亲哭得泪人一般，他父亲在一旁小声安慰着，看见我来了，抓着我的手，半句话也说不出，显然事出突然，这位经常和我们年轻人打成一片的慈祥的中年男人，此时早没了主意。

一会儿小路被护士推到化验室去进行各项检测，我们在病房等着，先让好心的邻居先回去，我和老孙这才详细问起事情的来由。

小路父亲仍有些哆嗦地说：今天小路下班回家还有说有笑的呢，快开饭的时候，就听见小路房间响声大作，动静吓人，我和他妈急忙跑过去，看见小路倒在地上翻滚着，脸色泛青，五官扭曲，一句话不说只是发出低沉的吼叫，还把头往墙上撞。就像被什么东西控制了一样，眼神太可怕了。我几次过去要抱住他，但都被他甩开。后来动静太大惊动了邻居，最后是闻声而来的几个邻居合力把小路按住才送医院来的。

老孙问：“小路这不是羊癫疯吧？”

我横了他一眼，老孙立刻闭嘴，他就这点好处，知错就改，不过改了很可能还犯。

大家在一起胡思乱想也没有意义，现在医学这么发达等一会儿看检查结果就知道了。我看了下表，八点刚过。

由于是晚上，没多少病人，检查化验也比平时快了许多，该检查的都检查了，凡是医学上和小路的症状相似的病症所需的检查化验统统都做了一遍，但是一张张化验单和医生诊断书上表明，小路机体一切正常。

这下大家都有点害怕了，这是全市最好的医院了，这里查不出毛病来其他医院也没戏，没有病因就无从治疗。现在也只能看接下来小路的病情发展了。

经过刚才的折腾，小路父母也都累了，我让老孙把他们送回家去赶紧休息，我在这里陪小路，百般劝说下，老两口这才含着眼泪走了。

他们走了以后，我坐在病床边看着小路铁青的脸，那隐隐泛着青色的一张狰狞的脸，让我感觉绝对有事会发生。

医院晚上很安静，听外面风声渐紧，我不禁浑身一颤，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寒毛都立起来好几回了，总感觉这个小小病房里面除了我和小路外还有另外一个人存在。

我回头看了眼病房的门，门紧闭着，能透过门上的玻璃看见门外走廊的灯泛着昏黄的灯光。旁边的病床上没有住人，白色的床单有些许泛黄，整个房间静得出奇，看着眼前的景象，我越发感觉阵阵寒意袭来，从皮肤一直渗到骨头里。

我安慰自己，在特别的环境下，人都会产生某种特别的的感觉的。我把目光从别处移开，转到小路脸上。

我一下子从凳子上弹开，后背撞上旁边病床边输液用的铁架子上。只见小路眼睛已经睁开了，正死死盯着我。

那是一种恶毒的眼神，一边嘴角还微微向上翘起，一副讥笑的模样。恶毒的眼神，狰狞的讥笑，扭曲的五官，我毛骨悚然，想夺门而出。

突然感觉背后有什么东西一晃而过，我急忙回头，只见病房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开了一道缝，又突然“咣当”一下死死关上了。我来不及多想更不敢再看小路一眼，转身去拉门把手，想出去叫一声。

但还没等我手碰到门，病房的门忽然打开了。

本来已经快窒息了的我，一下子血往上涌，向后倒退一步，手已经抄起输液架子，准备随时出手。

却见老孙推门而入，看到我手拿铁架子，吃了一惊，我连忙把手指向小路，老孙向小路看去，也被吓了一跳，急忙去喊医生。

值班医生来后，在小路脸上按摩几下，才把小路眼睛闭上，说是因为脸部肌肉严重扭曲造成眼睛张开，等明天各医院相关主任过来会诊，就能查出小路是什么病了。

医生虽这么说，但是我总感觉即使是因为肌肉扭曲收缩引起眼睛张开，但是眼神呢？那种恶毒的眼神让人永生难忘，这怎么解释？还有刚才诡异的气氛难道都是我紧张造成的？

此时老孙手机响起，是小路的父亲的，让我们过去他家，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们说。我和老孙找来护士看护小路，两人开车赶到小路家里。

在小路家，他父母向我们讲起一些家族往事。让我们感觉这一切的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刚才小路的父亲回家后打电话给老家的人说了小路刚才发生的事情，让老家的人吃惊不小。老家的一位长者详细询问了小路的症状，听完后喃喃自语说：“终于又出来了，又该出大事了！”

小路父亲听他口气似乎知道病因，急忙询问。那老者沉思后说小路这是“鬼上身”了，而且是被厉鬼纠缠，眼下只能让他们村里唯一一位懂得驱鬼之术的老人来给小路驱鬼。

小路父亲听了急得不行，他老人家是在那个山村长大的，后来才来了城里工作，对于老家的一些鬼怪传说自然听得多了，而且也是深信不疑。

关于那长者说的厉鬼的传说更是印象深刻，他小的时候还经历过那段恐怖的年代，当时几乎半个村子的人都死光了，都是被厉鬼所害。据说那厉鬼积怨太深，道行也大，才害死了那么多人。村民请了许多驱鬼的道士、法师，都不管用，反倒都被那厉鬼给害死或吓跑了。

再后来来了个云游的道士，费了好大力气终于把那厉鬼给制服了，并埋在山上一处神秘的特殊地点，一方水土方得太平。

为此当地还特别修了一座道观，供奉道家的祖师爷。此事都过去好几十年了，而且那厉鬼明明已经被捉住了，怎么又出来害人？而且又是怎么偏偏找上小路的？这一切都无从解释。

小路父亲把我们喊来，是要让我们连夜赶回他老家把那位能驱鬼的老人接来给小路驱鬼。因为老家的长者说了，如果不及时驱鬼，小路恐怕过不了今晚。

我和老孙听了这事后，面面相觑。怎么说从小都是受的无神论教育，对这些鬼怪的事情还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但是医院那头又没有合理可行的治疗方案，是什么病都搞不清楚呢，更谈不上医治。而且看那小路的情况，恐怕真的拖不起了。

我和老孙决定立刻出发，去接驱鬼老人。

幸好小路老家不算远，走高速大约一个多小时车程，我们以前跟小路去那里玩过，认识路。而且晚上路上车少清静，走起来比较顺畅。饶是如此我们心里着急，油门都快踩到底了。

下了高速又走了半个多小时的山路，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到了小路老家的村子。他老家的亲戚在我们来之前早把驱鬼老人请到了家里，我们一到接上人马上掉头回去。回去时候偏偏雾大高速都封闭了，只好走国道，这样浪费了好多时间，终于在半夜一点多回到城里。

想到在医院驱鬼，医院方面肯定不同意，而且影响也不好，我们只好把小路接回家里来。老人让我做他的助手，我就在家帮老人布置东西，老孙和小路父亲招呼了邻居去接小路回家。

老人在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些纸片，上面画着各种符号，估计是传说中驱鬼用的符咒，另外还有几颗桃木钉。

老人让我把窗户关紧，窗帘全部拉上，把那些符咒分别贴在屋子里所有窗户和门上。我看着老人佝偻的身体，弱不禁风的样子，心想，就这大爷的身板，一会儿鬼来了能抵挡的住么？别一会儿还要让我来给这大爷撑腰吧。

想归想还是按照老人的意思认真布置起来，心里感觉这些玩意像极了一些影视剧里道士驱鬼的场面。

我刚布置好，突然见椅子上闭目养神的老人突然睁开了双眼，口中低声道：“来了！”

说着迅速站起身来，动作如此麻利，怎么看都不像刚才那个佝偻老人。

窗户虽然紧紧闭着，但是窗帘却忽地飘摆起来，贴在窗子和门上的符咒，竟然自

己微微急速抖动。我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老人让我出去独自把小路接进来，其他人众一律楼下等候。

我出门果然大家正抬着小路上楼梯呢，那老者真能未卜先知？我接过小路进屋，刚一开门，就见眼前一团火光，骇我一跳，向旁边一闪，摔倒在地。

只听老人口中念念有词，我按老人刚才临时吩咐的连忙爬起来站到老人身边，不离他左右。

抬眼看，小路圆睁双眼，那眼神和我在医院里看见的眼神一样，充满了恶毒和冰冷。再看老人那佝偻的身体，此时已经笔直。他手一抬飞出一枚符咒，直奔小路而去，小路嘴一张，一股火焰喷了出来。那火焰鲜红至极，登时把那符咒烧着。

他一点点向我们这边走了过来，狰狞地笑着。老人又拿起一枚符咒，猛地掷向小路，但是还是被小路嘴里的红色火焰烧没了。

老人此时拿起第三张符咒，还没来得及掷，只见小路双手成爪，展开双臂从后向前一挥，屋子两侧摆放的东西生着风一齐向我们飞了过来。

我和老人急忙向两旁跃开，趁这机会小路合身向老人扑了过来。老人并没有闪躲，小路两只手顿时抓住老人两条胳膊，如钩的手指掐进老人肉里，看得我心头一紧，忙抄起一把椅子，向小路飞去，那椅子砸中了小路后背。

我担心老人瘦弱的身体和这么大的年纪禁不住厉鬼的攻击，刚想再找东西过去帮忙，老人突然出手如电，两手已经多了两枚桃木钉，双手一送，桃木钉插进小路上臂内侧，老人口中催动咒语，小路立刻向后跌出。

老人出手非常快，又飞出四枚桃木钉，扎在小路大腿和肩胛处，四枚桃木钉硬生生将小路钉到对面墙壁上。老者双手迅速捏了个指诀，口中又催动咒语，顿时六枚桃木钉同时燃烧，小路痛苦扭动身体，不能挣脱，如此强大的厉鬼竟也无法挣脱几枚小小桃木钉的法力，这桃木钉上一定被施了高深的咒语。

老人迅速扔给我一枚符咒喊道：“贴到他前额上！”

我忙接过符咒，顾不上害怕，迅速奔过去把符咒贴到小路前额上，只见老人直指小路，喊了一声“分”，小路顿时狂吼，张开的嘴里飞出一个火球，火球颜色鲜艳，猩红翠绿不停变换，在空中稍一盘旋，直扑老人而来。

老人左手又飞出一枚桃木钉，但被魔火瞬间化为乌有，那魔火迅速向前一窜，烧到老人手指上，这魔火显然非同一般，之间老人另一只手迅速从身上鹿皮袋里拿出一柄短刀，斩掉自己两颗被魔火烧着的手指，同时刀交左手，右手又飞快从鹿皮袋里掏出一件东西，看上去是一面铜牌。

老人高举铜牌对准魔火，那魔火被铜牌一照，掉头直奔窗户而去，显然是想逃遁，老人口中催动咒语，房间窗户和门上的符咒立刻精光暴起，射出无数亮线来彼此

呼应，霎时在房间内结成一张大网，将那魔火一下罩住。

老人高举手里铜牌照向魔火口中念念有词，一束光笼罩了魔火，魔火登时熄灭，化做一缕黑烟，慢慢委顿到地上，老人掏出一个碧绿的竹筒，筒身上满满刻着符咒。

他手指斩断两根，已经无法捏指诀，他向我摆了个指诀的样子，我连忙照老人的手势，两手结了个指诀，老人单掌抵在我后背上，催动咒语喊了一声“收”，那团黑烟迅速飘进竹筒内，老者把塞子给我，我急忙把塞子塞在绿竹筒上。

老人身体一歪撞到墙上，摔倒在地，显然是因劳累过度，手指斩掉来不及包扎又失血过多所致。刚才高度紧张，现在事情一结束，他马上支持不住了。

我忙过去扶起老人，搀扶到床上，扯碎床单包扎住他手指断处的伤口，开门招呼楼下的人进来。

此时天已经微亮，我和老孙还有邻居等人一起把受伤的老人和被铅笔粗细的桃木钉弄伤，流血昏迷的小路送到医院。其余人留下来帮小路父母收拾一片狼藉的屋子。

我在去医院的车上把刚才捉鬼的经过简单给老孙说了一遍，老孙听得目瞪口呆，差点撞电线杆子上。

我忙说：“你小心点，没被鬼火烧死，倒差点让你小子给撞死了。”

老孙问：“老李，你是说真是有鬼上了小路身了？”

我说：“估计假不了，那东西可厉害的紧呢。”

老孙有点佩服地说：“老李，真有你的，关键时刻还真能帮上忙。”

我正色道：“那是，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危急关头方显我英雄本色。”

忽然想起手里的绿竹筒，忙把手攥紧，放进口袋一动不敢动，生怕那魔火从里面跑出来，感觉像抱着炸药包一样。

老人此时已经昏迷不醒，我看那竹筒上的塞子，虽然塞着但是看起来也不是很严实的样子，万一不小心塞子掉了可就麻烦了。

在医院，中午时分，小路首先醒了过来，一睁眼就喊疼。我心想，前两天你肉都快拧成麻花了，昨晚又被桃木钉给钉58穿了几个窟窿，能不疼么？

小路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病床上，胳膊和腿上包扎着，忙问我怎么回事。我向小路简单地说了下事情的经过，为了防止他过度震惊再晕过去，好多惊险情节没敢提。

我和老孙问小路知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鬼上身，小路一脸茫然地摇摇头，努力回忆也想不起来昨天发生的一切事情了，看来昨天在他身体里的一直就是那只鬼。

老孙说：你小子是不是最近碰见什么奇怪的东西了？大街上看人家美女漂亮搭讪了吧？被女鬼上身了？

小路呸了一口说：你以为我是你啊，没事就跟美女屁股后头转悠。

我问小路：那你也碰见过什么奇怪的人或东西？

小路一听这话，扭头看见我手里的那个绿竹筒，突然一怔，想起了什么，这才揭开鬼上身之谜。

原来，前两天小路回老家去参加堂弟的婚礼，顺便在后山上游览了一番。他老家麒麟山的风景不错，据说有许多处风水宝地，以前还是高官贵人养老的地方。

老家的婚礼就是图个热闹，一家结婚，全村人都来贺喜吃饭，大人小孩流水席好不热闹。婚事办完后小路的老家伙让两个小侄子陪小路到处走走，看看山水。

那天三人来到远点的山上，累了坐下来休息。小路恍惚看见不远处有个土坡，那土坡的颜色黑黑的，和周围土地的黄土地颜色差别很大，坡上好像还立着几块长条石头。

小路问那边是什么，小堂弟说那里以前是个道观，据说是老早前为感谢道士为当地除妖所修，年久失修，后来被山洪冲走了，只剩下这么个土坡。偶尔会有老年人来这里上香。

小路站起身来走到土坡跟前，看那石头似乎是埋在地下很深，只露出一点在地面上，上面似乎刻着好多符号。小路想这大概是道教里面的咒文之类的东西。

转过土丘，是个斜坡，隐约能听见水声，透过郁郁葱葱的灌木花草，能看见下面是一条蜿蜒的溪水。三个人走下去到小溪旁洗个脸，顿觉神清气爽。周围流水叮咚，不时有鸟鸣传来，仿佛到了世外桃源一般。

忽然看见溪水里好多条鱼逆水而游，也不怕旁边有人。小路一时兴起脱了鞋，卷起裤腿下水摸鱼，哪成想那鱼非常灵活，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把小路都绕晕了。

小路站起身来抹汗，看见清澈的水里有光闪了一下，凝神观瞧，是个白底兰花的瓷坛子，半截陷在泥里。

小路过去把坛子捞上来，坛子上刻满了咒文一样的东西，坛盖缝隙处用黑色的胶状的东西密封着，小路用带来的瑞士军刀把坛子盖撬开，由于密封严密，里面不见有水。只有个绿色竹筒，上面也刻着好多符号，上头有个塞子盖着，缝隙处也是被黑色的胶状东西密封严实了。

他说到这里，我和老孙互相看了一眼，之前我们从护士那里要了个空药瓶子，比那绿竹筒略大，然后把竹筒小心装进去，拧好盖子，这下有外面这个盖顶住，那个塞子就不会掉下来了。我们把竹筒放进老人的鹿皮口袋里，然后把鹿皮口袋放到老者病床的床头柜里面，又从外面买了把锁锁上，这才稍稍安心。

小路接着说他看这绿竹筒做得精巧，想必是古物，于是带了回来，想给懂得古董的朋友看看是做什么用的。回家后，小路就把这个事情给忘记了，过了两天，收拾脏

衣服，才从口袋里把这个东西翻了出来。没事干用小刀剃开塞子缝隙里的黑漆，拔开塞子，顿时一缕黑烟飘了出来，然后他就什么都知道了。

我知道小路是把那个厉鬼给放了出来，这鬼上了小路的身了。鬼上身就这么简单？我又隐隐对放在柜子里的绿竹筒不放心起来。

第2章 谁纵赤焰现人间

老人醒来已是在两天后了，看起来神色不佳，比以前还要虚弱，真难想象病床上的萎靡老人就是两天前扬手飞出桃木钉钉住小路的矫健老者。我们按照老人的吩咐，从老人鹿皮口袋里拿出个小瓷葫芦，这个瓷葫芦上的花纹也是符咒样式。又从瓷葫芦里用火柴棒挑出些黑色的胶，封在绿竹筒的缝隙上，然后又放入一个刻着咒语的泥坛之中。

老人说这绿竹筒叫做“乾坤筒”，是专门收鬼用的，上面刻着道家咒语，能封住鬼怪。做完这些事情我和老孙的心总算放下来。我们问老人关于这厉鬼的事情，一个厉鬼的故事才展现在我们面前。

老人有个道号叫“观山”，他的师父“子玄”道长就是小路父亲提到的那个为他老家捉过鬼的云游道士，当年那个害死半村人的恶鬼就是被子玄道长收服的。这个恶鬼据说很有来头，死之前是当地大户人家的公子，因门户之争得罪了当地另一大户人家，被那大户人家偷偷绑架并迫害致死，据说死前受过种种酷刑，死后又被施了咒，因此怨念积得很深。后来被化成了灰烬，封在罐子里，埋在深潭底下，潭底被布了“八卦锁魂阵”，潭水四周也布了“天罡北斗阵”，意图让他魂魄永不超生，并永远受这两个阵法的折磨。

这个大户人家的公子埋骨的地方本在深山里很隐蔽的地方，到了抗日战争、内战、抗美援朝结束后，中国人口大量繁衍，此地人口也渐渐多了起来，一部分人开始向大山深处迁移，本来那荒芜人烟的深山老林也开始有人活动了。

若是普通人就算发现那埋骨的潭水也发现不了深埋在水底的东西，而且就算潭水干涸了，也不会知道潭底泥土里还埋着一个坛子的，更不会知道这潭水周围都是以道家阵法来布置的。

但是事有凑巧，有一位道士，云游至此。因麒麟山风水极好，所以总有道士、和尚、信风水之术的人来此游历。

其实知道那人的道士身份也是在后来了，因为当时正是破除四旧的时候，所以他不敢身着道袍，只是以普通百姓的衣服装束出现。至于他来自哪里人们无从得知，只知道此人来后就在此地落户生根了。

一般外来人口，当地政府不予接纳，而且村子也不允许他在本村里面居住，这道士只好在离村子远些的地方盖个草房安顿下来，因为他没有土地，也只能自己开垦一块山地勉强种些庄稼糊口。

这深山老林里当时还多极了野物，凶猛的野兽倒是很少，但野兔、野鸟等等比较多，这人也就经常布置点陷阱来捉些野味。

这一天，他来到深山里的那处潭水旁，看见这一汪碧水清得发黑，里面有大鱼游动，他想从潭水里捉几条鱼上来回家炖个鱼汤，但是仔细看下才惊奇地发现，这水里的鱼不同于附近其它的鱼，这里的鱼都长有锋利的牙齿，而且通身发黑，背鳍和尾鳍都像刀锋般锋利，就像变异的品种一样。

潭水浅处更能见到许多动物的白骨，想来都是老林中的动物来此饮水被这尖牙怪鱼咬住拖下水吃掉而留下的骨头，怪不得此鱼浑身发黑，想必是经常食肉所致，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食人鱼？

他异常纳闷，环顾周遭，这才注意到周围的环境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隐隐暗合道教阵法之象。他从小入道观学道，再仔细一看立刻明白这周围所布的正是道家的“天罡北斗阵”。

道家的这“天罡北斗阵”布成后可以有多种用途，镇妖、作法、炼丹等都可用到此阵，只是形式稍有变化而已。

可能这道士学艺不精，或者并没对阵法涉及太深，再加上这潭水周围常年风吹日晒雨水冲刷，布阵的树木石头都已经不太容易辨认了，而且周围生出好多树木藤蔓，更是不容易瞧出这阵法是镇妖所用还是作法或炼丹所用。

他顿时心里狂喜，因为如果这个阵是用来炼丹的，那么就说明这里一定埋着仙丹或者各种稀有法器。他本属于炼丹一派，自然懂得仙丹的妙用，小则可以延阳寿，大则可以羽化成仙，又如果是法器，那说不定就是道教宝贝，不管什么宝贝，定有特殊用处。

道士大喜之余忙按照自幼学习的道家本领寻找埋宝点，最后断定埋点在潭底，这更增强了他的信心，把东西埋在潭底，而且潭水里都是牙齿锋利的变异之鱼，那这东西一定非同寻常，不然不会使潭水之鱼产生这么大变异。但是如果贸然下水也必被水里尖牙之鱼所害，如果想把鱼都捉干净，潭里怪鱼甚多，有的还潜在深水下，也是不

现实的事情，用毒用电，当时也没那设备。

当下返回家中，用了一周时间，到老山深处遍寻草药，在自己房子里炼制“驱兽丹”，这道士是道家炼丹一派的弟子，从小学习炼丹，自是不会忘记各种丹药的炼制方法。

道教分“文道”和“武道”。

“文道”就是道士参道且得道后广纳弟子宣扬道教，要么就是云游四方，传播道教，并在云游过程中不断参道，另外吸收一些其他门派优良文化为己所用以丰富提高道教水准。

“武道”分为“垂丹、除秽、御术”三大派。

“垂丹”就是炼丹，炼制的丹药主要是延寿、长生、成仙和一些独特功用，例如这道士炼制的“驱兽丹”，服用之后能在短时间内野兽不敢近身，诸如此类的丹药。

“除秽”派含驱鬼、镇怪、捉妖三类。

“驱鬼”就是使鬼不敢接近某人或某个地点，以起到保护人或保护地方安宁的作用。

“镇怪”就是用法术、符咒将鬼怪囚禁在某个地点或道家法器之中，以达到将鬼怪固定在某个位置不能出来害人的目的。

“降妖”就是利用法术将鬼怪捉住装进法器，埋在消煞之地让鬼慢慢消失，传送到另一个空间，也就是鬼该呆的空间。

这驱鬼、镇怪、捉妖三类都是通过符咒、布阵、咒语、指诀等达到相应目的的。此类道人以茅山道士比较出名。茅山道士也是这类道人里出类拔萃的一派，只是后来名气大了经常被人冒充，骗取钱财，结果被破坏了名声。

“御术”派在“武道”三大派里是最厉害的一派，这一派法术最为高强，普通的如“穿墙过屋”、“隔山打牛”，高超的如“御剑千里取人首级”、“呼风唤雨”、杯水之间千里来去等等。

此派道人人数量甚少，一方面是因为高深道术不轻易外传，一旦传授给心术不正者，会给人间酿成大祸，所以一般都是师父对徒弟口口相传法术精要，不留下任何文字。

人数甚少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御术法术学习极其困难，要求学习的人悟性极高而且先天条件要非常优越才有可能学有所成。否则，强硬学习必会走火入魔，乃至一命呜呼！

只因天赋异禀的人少之又少，此类道人当今天下恐怕是已经没有传人了，那么多的奇妙法术也都尽数失传了。

“驱兽丹”进入人体后，会迅速崩解进入血液，透过皮肤，散发出奇怪的气味，这气味据传与上古巨兽身上气味相仿，任你何种野兽闻到也要远远避开。

于是这炼丹道士砍来老林深处百年古木做火，用了近两月时间炼制了驱兽丹两颗，因为白天不能起火炼丹，发现了肯定被当作纵火犯捉了去，所以只能晚上行动。

故此丹药一定不如连续炼够时辰天数的丹药效力好，但是只是潜入潭水片刻，而且这潭里的鱼虽怪异，毕竟不是大型凶猛野兽，所以虽然断断续续地炼制，只要时辰天数一定，也能有驱兽之效，只是效果要打个折扣。

丹药炼制完成后，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他去了潭边。吃下丹药后，拿一根两头削尖的木棒，潜入水下。

虽然月光雪亮，但是水中深处还是漆黑一片的，所幸潭水不是很深，底部面积也不是很大，在里面上来下去几次摸索，终于用尖头木棒戳到地下有硬硬的东西，下手一摸是一块石板，想必此处就是埋宝所在。这时候驱兽丹药效开始减退，毕竟不是严格按照工序来炼制的，水里怪鱼有胆大的开始在他周围逡巡，并用嘴在他身上试探了。他赶忙游上岸服下另一颗丹药，既然已经找到埋宝所在了，第二颗丹药效力持续的时间足够他挖出宝贝的了。

他又潜入水中，扒开石板周围的淤泥，用力搬开石板，下面是一个大坛子，里面是满满的潭水。他浮出水面换了口气，再一次潜入水中，胳膊伸进坛子里摸索，摸到一个小一点的坛子，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东西，心想宝贝必在此小坛之中。当下抱了坛子浮上水面，返回住处。

事情就坏在炼丹道士没有分辨出潭水周围的“天罡北斗阵”本来是镇妖用的，那“八卦锁魂阵”布置在水底本就难以看清，加上晚上潭底黑，又是憋气在水下，本身就紧张，没有看见水下还有个“八卦锁魂阵”。

如果他知道水下是个“八卦锁魂阵”，打死他也不敢随便动埋着的東西。

待得回到家中，拿出坛子观瞧，本来坛身上刻有镇妖的咒语，但是常年泡在水里，那咒语的刻印早就泡得相当模糊了。咒语镇妖的时间本身并不能持续多久，但是如果配合周围的阵法，和阵法遥相呼应，那就能生生不息，咒语的法力也能一直持续下去。即使坛子上的咒语被水泡模糊了，但是它的效力在阵法的配合下是丝毫不会减少的。

道士深信坛中是道家宝贝，并没仔细研究坛身上的符咒，就用刀小心剥开坛盖缝隙里的黑漆，心脏狂跳着掀开了坛盖。

坛中一缕黑烟飘出来，窗外突然风雨大作，道士只道是古代的宝物，在坛里天长地久都会产生仙气，此刻突然放将出来重见天日，定会引得风雨大作。待得再看坛子